

THE CASE BOOK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

侦探小说最具魔力的标签，推理世界最顶尖的超级神探

淋漓尽致的推理情节、高潮迭起的剧情起伏

构建百年来最经典最永恒不朽的探案传奇

冒险史（一）

◎阿瑟·柯南·道尔 /著 ◎雨蒙/译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

冒 险 史

(一)

阿瑟·柯南·道尔/著
雨 蒙/译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冒险史 (一)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雨蒙译. —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04
(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
ISBN 978-7-5398-3935-6

I. ①冒… II. ①柯… ②雨…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2890 号

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

冒险史 (一)

Maoxian Shi (Yi)

阿瑟·柯南·道尔/著 雨 蒙/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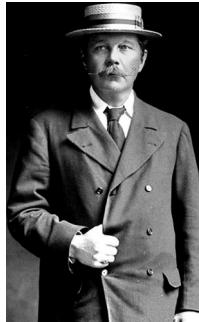
出版人: 武忠平 选题策划: 芦 军
责任印制: 徐海燕 责任校对: 司开江 陈芳芳
责任编辑: 张李松 刘 园 版式设计: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袁 野
出版发行: 安徽美术出版社(<http://www.ahmscbs.com>)
地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
广场 14 层 邮编: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604 (省内)
0551-63533607 (省外)
印 制: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8-3935-6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 原作者简介 |



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英国小说家，生于苏格兰一个公务员家庭。在教会学校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后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并于188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阿瑟·柯南·道尔对文学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深受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爱伦·坡以及威尔基·柯林斯的影响，潜心投入侦探小说的创作。他结合自己所受的医学教育，在作品中总结出一套科学的侦探理论和推断方法，成功塑造了福尔摩斯这样一个生动的侦探形象。自1886年4月起，一系列以福尔摩斯为主人公的精彩探案故事在阿瑟·柯南·道尔的笔下相继诞生，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欢迎。

作为侦探小说早期的重要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的艺术技巧对后来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作品中将行动与知识结合起来进行逻辑推理，对惊险场景的构思和描写等都常被今天的侦探小说所借鉴。

一百年以来，英国伦敦的贝克街 221 号 B 总会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有要求其主人办案的，有愿意为其主人服务的……这所房子的神秘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侦探福尔摩斯，尽管他只是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笔下虚拟的一位人物。

1886 年 4 月，阿瑟·柯南·道尔受埃德加·爱伦·坡等侦探小说家的影响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医学研究的启发下，利用业余时间构思出了第一个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血字的研究》。这个故事一开始并不受人重视，连续被好几家出版社退回，直到 1887 年年底才由沃德·洛克出版公司出版。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看了《血字的研究》后，约阿瑟·柯南·道尔继续写一篇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于是，《四签名》应运而生，在 1890 年问世，大获成功。

虽然如此，阿瑟·柯南·道尔仍不愿放弃自己所从事的医疗事业，他在伦敦开了一家诊所，但长期门庭冷落，他这才下决心弃医从文，一心一意地创作以福尔摩斯为主人公的一系列侦探小说。从 1886 年到 1914 年，他创作了五十六篇短篇小说和四篇长篇小说。1928 年至 1929 年，英国将整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分两卷出版，合称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推理严谨，节奏明快，丝丝入扣，起伏跌宕，引人入胜。它不断从各个方面提出各种问题，吸引读者去寻求答案，不忍释手。《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魅力不仅在于搜寻罪犯过程的巨大吸引力，更在于其真实生动地描述了福尔摩斯生活时代的社会情况与风土人情。主人公福尔摩斯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脚踏实地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言行都是读者所熟悉的身边人，使读者很容易相信他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给人以真实难忘的感受。作为西方正统推理小说的扛鼎之作，《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艺术技巧至今仍被侦探小说的创作者所借鉴。



迄今为止，福尔摩斯的名字已成了大侦探的代名词，深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福尔摩斯独特的性格与出类拔萃的才能百年来为读者津津乐道，众口传扬。福尔摩斯热也持续不衰，《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欧美不断再版，译本非常多。我们本次的编译遵循和延续了原著在结构上的严密，以及合乎逻辑的情节处理，将英文原著和权威译本相结合，重新对整个探案故事集进行编排。

1891年至1892年，阿瑟·柯南·道尔先后创作了十二个短篇故事，结集为《冒险史》出版；这十二个故事是阿瑟·柯南·道尔分两批创作的，我们的编译本将此集分为两册。1903年是阿瑟·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的又一个创作高潮期，他利用自己的丰富知识，重拾笔墨，顺应读者的要求，令福尔摩斯在《空屋》这一故事中死里逃生，再次开始了一连串精彩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并结集为《归来记》出版。这一短篇集共有十三个故事，内容厚重，篇幅众多，基于此，我们将其编排为上、下两册，留给读者相应的阅读空间。除此以外，我们编排了《回忆录》两册、《巴斯克维尔猎犬》、《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和《恐怖谷》。

我们的编译本在尊重原著风格的基础上，语言生动、流畅，结构严密，我们的愿望是尽最大的努力赋予这一传世名作新的气息！

| 目录 |



一 波希米亚宫廷秘辛 / 1

这就是波西米亚国王受到威胁的大丑闻，而福尔摩斯巧妙的计划又被充满智慧的女人挫败。他曾常常对女人的智慧和机敏嗤之以鼻，近来却很少如此。当他提及艾琳·艾德勒小姐或那张照片时，他总尊敬地称呼她为“那位女人”。

二 红发会 / 30

红发人将舰队街挤了个水泄不通，主教院看上去就像装满橙子的手推车。我真没想到小小一则广告竟引来了颜色如此众多的红发人：稻草黄、柠檬色、橙色、砖红色、爱尔兰长毛猎狗的颜色、肝色、土黄色等。

三 身份案 / 55

“你父亲？”福尔摩斯说，“一定是继父，因为姓不同。”

“对，是继父。我叫他父亲，听来令人发笑，他仅比我五岁零两个月呢。”

“母亲健在吗？”



四 博斯科姆比溪谷秘密 / 73

“不曾听说。我好几天都没有看报了。”

“伦敦报纸都做了大致的报道。我一直在看最近的报纸，想了解一些具体情况。据我看，此案该归为极难侦破的简单案子。”

五 五个橘核 / 102

他急急地拆开信封，忽然，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嗒嗒嗒”地蹦了出来，落在了餐盘中。我正想发笑，却猛地抬头发现他双眼圆睁，面色灰白，大张着嘴，死死盯着发抖的手中紧握着的那封信。

六 歪嘴男人 / 124

他的形象怪异，过往的行人都会忍不住看他一眼：蓬松的红发；一块让人心惊的伤疤使那张惨白的脸显得更加可怕，那伤疤一收缩就将上唇翻过来；哈巴狗似的下巴；敏锐的黑眼睛，这双眼睛和他那红色的头发对比鲜明；这都使他显得与普通乞丐不太一样。

lily
Candy
Garden copy
for Ruth & me
for Ruth & me
for Ruth & me
for Ruth & me
for Ruth & me

波希米亚宫廷秘辛

福尔摩斯总是把她称做“那位女人”。我还极少听到他用别的称呼说起她。在他的眼里，她的才貌非凡脱俗，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因此变得苍白无华了。我并不是说他对艾琳·艾德勒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近似于爱情的感觉。他那强调理性、冷静沉着、严谨呆板而又令人敬畏的头脑，会排斥一切情感，特别是爱情。在我看来，他就是世界上进行逻辑推理和观察的最精确的机器。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情人，他却会站错位置。他从来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温情脉脉的甜言蜜语，更别提他那带着嘲讽的口吻。对于温柔的情话，观察家是极力赞赏的，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揭示一个人的行为和动机了。但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理论家而言，若纵容情感侵扰他那严谨细致的逻辑思维，就会分散他的精力，以致人们开始怀疑他所取得的成果。即使是精密的仪器中落入了灰尘，或者是他那只高倍放大镜有了裂痕，也都比不过将某种强烈的情感渗入到他的性格中产生的干



扰更严重。然而曾有一位女士，就是已故的艾琳·艾德勒，还留在他那模糊的记忆中。

近来我很少去见福尔摩斯，婚后我就很少和他往来。美满的婚姻和第一次做家庭主人的快乐，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然而福尔摩斯却依旧豪放不羁，憎恨一切的繁缛礼仪，因此他仍居住在贝克街的那所房子里，整日沉浸于旧书堆中。他会整整一周都服用可卡因，第二周却又充满了干劲儿。他就是如此交替地沉浸在由药物引起的睡眠状态与他自身那种旺盛精力所致的亢奋状态之中。他仍一如既往地沉迷于对犯罪行为的研究，并以他非凡的才能和敏锐的观察力去寻找蛛丝马迹，以破解那些疑难之谜，而这些谜一样的案件往往是官方认定已经希望尽失而无奈放弃了的。我能不时地听到有关他的一些概况：他到敖德萨去办特雷波夫暗杀案；他破了亭可马里怪异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死案，以及替荷兰皇家出色地完成了使命等等。以上情况，我也与其他读者一样，仅仅是从报上得知的。此外，有关我的这位老友和伙伴的其他情况，我就知之甚少了。

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晚，我在出诊的归途中（那时我又开始行医了），恰巧经过贝克街。那座房子的大门，对我而言依旧是记忆犹新的。我总是在心中把它与我所追求的某些东西，以及像“血字的研究”这样的神秘事件联系在一块儿。在我路过大门时，忽然产生了与福尔摩斯叙旧的强烈愿望。此外，我还想了解他那颗超凡的头脑目前正专注于什么问题。我抬头看见他的那几间屋中灯火通明。他瘦长的身影来回晃动着。他低垂着头，双手在背后紧握，在屋中急切地来回踱着步。我深知他的各种生活习性，也了解他不同精神状态下的反应，他的身体语言告诉我，他正在工作。他肯定刚从由安眠药控制的睡梦中醒来，正积极寻找某些新问题的线索。我按了门铃，接着就由看门人引到那曾有一半属于我的屋中。

Original
Copy
Book
for
the
King
and
Queen
of
England



在我路过大门时，忽然产生了与福尔摩斯叙旧的强烈愿望。此外，我还想了解他那颗超凡的头脑目前正专注于什么问题。我抬头看见他的那几间屋中灯火通明。他瘦长的身影来回晃动着。他低垂着头，双手在背后紧握，在屋中急切地来回踱着步。



他的态度是那种极少见的冷淡，但我肯定，见到我他还是很高兴的。他几乎不发一言，但目光亲切地示意我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接着扔过来他的雪茄烟盒，并指指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煤气炉。他靠壁炉站着，以一种特别的内省神态望着我。

“你很适合婚姻生活，”他说，“华生，我想自上次会面以来，你的体重大概增加了七磅半。”

“七磅。”我纠正道。

“真的？华生，我想比七磅多一点。据我观察，你又重操旧业了，但你并不曾告诉过我。”

“那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当然是推断啦。否则，我如何知晓你近来淋过几场雨，而且有个呆头呆脑、手脚不利索的侍女呢？”

“亲爱的福尔摩斯，”我不禁叹道，“你真是厉害极了。要是你生活在几世纪前，肯定会被处以火刑。是的，我在星期四曾步行去了一趟乡下，归途中被淋得像只落汤鸡。但衣服全被我换下了，真不知你是如何推断出的。至于玛丽·珍，那个无可救药的姑娘，早被我妻子打发走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你又是如何推断出的。”

他嘻嘻地笑着，神经质地搓着那双纤细的手。

“说起来很简单，”他说，“我的眼睛告诉我，你左脚鞋子的内侧，就是炉火恰巧烤到的地方，那儿有六道几近平行的裂纹。这些裂纹显然是有人顺鞋跟儿刮去泥疙瘩时粗心大意留下的。你看，因此我得到了双重推论：你曾在恶劣的天气中外出；以致于年轻而无经验的伦敦女佣给你的靴子上留下了难看的裂纹。至于看出你在行医嘛，那是因为如果某位先生带着一身碘的气息进来，右手食指上还有硝酸银的黑斑，同时他大礼帽的右侧鼓起一块儿，说明他曾将听诊器放在里面，若这样都不能断定他是医学界的一员，那我简直

就是个大笨蛋。”

他解释起来是那么轻松，我不禁笑了：“听你分析这些推理过程，总觉得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仿佛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但在你揭开谜底之前，我却总是一头雾水。但我仍觉得我的眼力并不输给你。”

“确实如此。”他点了支烟，很放松地倚在扶手椅上，回答道，“不过，你那是‘看’而不是‘观察’，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你对从下面大厅到这个房间的楼梯很熟悉吧？”

“当然。”

“你走过多少次？”

“嗯，不止几百次吧。”

“那么，共有多少个台阶？”

“多少台阶？我不清楚。”

“这就是啦！因为你没有用心‘观察’过，只是‘看’而已。这恰恰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看，我就知道它共有十七个台阶。因为我不仅仅是看，而且还在观察。顺便说一下，你一直就对这些小问题很感兴趣，又善于记录我的一两个小经验，那你也许对这东西会感兴趣。”他说着扔过来那张一直放在桌面上的粉红色厚便条，他说：“这是邮差刚送来的，你大声朗读一下。”

便条上没写明日期，也没有签名和地址。

上面写着：

“今夜七时三刻将有某君来访，有要事与阁下相商。阁下近来为欧洲某王室效力表明，将难言之事托于阁下办理，足可信赖。这种传闻，已流传四方，我等知之甚深。望届时勿外出。来客如戴面具，请勿介意为幸。”

“这事确实很神秘，”我说，“你认为是什么意思？”



“我还没得到可做论据的事实。如果我在得到事实前就妄加推测，那只能是最大的错误。有人不自觉地用事实牵强附会地去适应理论，而并非用理论来适应事实。仅就目前这张便条，你能否推断出点儿什么来？”

我仔细查看笔迹和这张粉红色的纸。

“写字条的人应该很有钱，”我尽力模拟着他的推理方法，“这种纸半个克朗也买不来一叠。纸质特别挺括，韧性很好。”

“特别，的确特别。”福尔摩斯说，“这纸根本不是英国制造。你对着亮光照看。”

我照办了。纸质纹理中有一个大写的“E”和一个小写的“g”，此外还有“P”跟一个大写的“G”和一个小写的“t”排在一块儿。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福尔摩斯问。

“无疑，那是制造者的姓名，更确切地说，是他名字字母的交织。”

“完全不正确，‘G’与‘t’代表‘Gesellschaft’也就是德文中的‘公司’一词，如同我们用的惯用缩写词‘Co.’。‘P’当然是代表‘Papier’——‘纸’。现在该解释‘Eg’了。我们查一下《大陆地名词典》。”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厚厚的棕色封面的书。‘Eglow’，‘Egonitz’——在这儿，‘Egria’。它在讲德语的国家中，换言之也就是在波希米亚，那儿离卡尔斯巴德不远。此地‘因瓦伦斯坦之死而闻名，同时因玻璃厂和造纸厂林立而名扬四方’。哈，我的老兄，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他的双眼闪动着亮光，得意洋洋地喷出了一大口蓝色的烟雾。

“这种纸产于波希米亚。”

“答对了。写字条的是个德国人。不知你有没有注意‘这种传闻，已流传四方，我等知之甚深’这句话的特殊结构？俄国人或法

国人不会如此措辞。只有德国人才会这样乱用语态。所以，目前要弄清的就是这个用波希米亚纸写字、宁可戴面具也要掩盖真面目的德国人到底想要做什么。——看，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是他来了，他将揭开这团迷雾。”

他话音未落，阵阵清脆的马蹄声和车轮摩擦镶在路边石头的轧轧声就传了来，接着是又急又猛的门铃声。福尔摩斯吹了声口哨。

“听声音该有两匹马。”他说。“对了,”他朝窗外瞟了一眼,接着说,“是一辆美丽的小马车和两匹健壮的马,每匹要值一百五十畿尼呢。华生,要是没问题的话,此案有的是钱赚。”

“我想我应该告辞了，福尔摩斯。”

“哦，不！医生，你就待在这儿。要是我没有一个好帮手，我想，我会不知所措。这案子看上去很有意思，错过了就太令人遗憾了。”

“可是你的客人……”

“别介意他。也许我随时需要你提供帮助，甚至他也同样需要。他来了。医生，请你坐在那张扶手椅上，好好地看看吧。”

一串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从楼梯移到过道。然后，在门口骤然止住。接着是响亮而神气活现的叩门声。

“请进。”福尔摩斯说。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身高超过六英尺六英寸，胸部宽阔结实，四肢发达。他那过于华丽的装束，在英国人眼里似乎显得有点儿俗气。在他的袖口和双排扣上衣前襟的开衩处有宽阔的羊羔皮镶边，深蓝色大氅却是用腥红的丝绸做衬里，一枚火焰形单颗绿宝石镶嵌的饰针别于领口。一双皮靴高至小腿肚，靴口镶着深棕色毛皮，这一切使他更显得粗野奢华。他手中拿着一顶大檐帽，颧骨以上的面孔被一只黑色的面具遮盖住了。刚进屋时，他的手还停留在面具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身高超过六英尺六英寸，胸部宽阔结实，四肢发达。他那过于华丽的装束，在英国人眼里似乎显得有点儿俗气。在他的袖口和双排扣上衣前襟的开衩处有宽阔的羊羔皮镶边，深蓝色大氅却是用腥红的丝绸做衬里，一枚火焰形单颗绿宝石镶嵌的饰针别于领口。一双皮靴高至小腿肚，靴口镶着深棕色毛皮，这一切使他更显得粗野奢华。他手中拿着一顶大檐帽，颧骨以上的面孔被一只黑色的面具遮盖住了。刚进屋时，他的手还停留在面具上，显然是刚整理过。他的嘴下垂宽阔，下巴长直，流露出类似顽固的果断，像是个刚强的人。

上，显然是刚整理过。他的嘴下垂宽阔，下巴长直，流露出类似顽固的果断，像是个刚强的人。

“你收到我的字条了吗？”他问，声音低沉而沙哑，带有浓厚的德国口音，“我说过会来拜访。”他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好像无法判断该对谁说。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是华生医生，我的朋友和同事。他经常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协助。请问，我该如何称呼您呢？”

“就称为冯·克拉姆伯爵吧。我是来自波希米亚的贵族。我相信这位先生，你的朋友，是谨慎和受人尊敬的，我也可以将这件极重要的事托付给他，否则，我宁愿单独与您谈。”

我起身想走，可福尔摩斯紧抓着我的手腕，把我再一次推回了椅子中。“要么就与我们一起谈，要么就别谈，”他对来客说，“在这位先生面前，凡是您要告诉我的都可以说。”

伯爵无奈地将他那宽阔的肩膀耸了耸说：“那么我首先要求两位在两年内对此事绝对保密，约定的时间一过就无关紧要了。目前说它重要得足以影响整个欧洲历史的进程，一点儿都不过分。”

“我保证守约。”福尔摩斯说。

“我也是。”

“你俩不会介意这个面具吧，”不速之客继续说道，“是派我前来的贵人要求的，他不想让你们知道他的代理人是谁，所以我承认我刚才报上的名字并不真实。”

“我知道。”福尔摩斯冷冷地答道。

“一切都太微妙了，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尽力阻止此事发展成一大丑闻，以免严重损害到一个欧洲王族。坦言之，这事会让伟大的奥姆斯壮家族——波希米亚世袭国王——受到牵连。”

“这个我也清楚。”福尔摩斯闭上眼睛靠着椅背喃喃地说。